

紅朝掌故

李淑一與毛澤東

● 趙海濤

和毛妻楊開慧同學

李淑一和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是同學，她畢生從事教育，高齡九十多歲，老年任職北京文史館館員。在台灣認識她的人，可能不多，但如果提及毛澤東所寫的「蝶戀花、答李淑一」一詞，則理解她的人就不在少數了。

「蝶戀花、答李淑一」內容如下：「我失驕楊君失柳，楊柳輕飄直上重霄九。問訊吳剛何所有，吳剛捧出桂花酒。寂寞嫦娥舒廣袖，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。忽報人間曾伏虎，淚飛頓作傾盆雨」。

李淑一是湖南長沙人，老家在長沙河西白箬鄉李家灣，出生在一個傳統觀念甚深的大家庭。父親李肖聃，是位頗著盛名的國學專家，曾留學日本，在湖南大學執教多年，著有「湘學略」等書。

始終寡居撫養子女

遠在二十年代初，李淑一和毛澤東的

任妻子楊開慧，同在長沙福湘女中就讀，兩人感情甚篤。而毛澤東與柳直荀都是共產黨員，當時正從事所謂的「農民革命運動」。

經楊開慧的介紹，李淑一與柳直荀認識、交往、相愛，在民國十三年結婚。十五年，柳直荀任湖南省政府委員、省農民協會秘書長。十六年長沙發生「馬日事變」，柳直荀為免被政府當局追捕，星夜逃離長沙。李淑一則帶領年幼子女，回到順星橋娘家暫避，但因風聲日緊，又攜子女遠走他鄉，歷盡艱辛。夫妻分手後，柳直荀夥同其他共黨份子，輾轉各地活動，並參加了「八一南昌暴動」。十九年十一月，楊開慧被政府處決。

民國十八年，柳直荀托人帶回一張照片送李淑一，在照片反面寫了兩句話：「何日平胡虜，良人罷遠征」。所謂的「胡虜」，當然指的是國民黨。稍後，國民黨當局逮捕了李淑一，在搜查中發現照片，審問她：「柳現在何處？胡虜所指何人？」李淑一為顧及夫婦安全，堅不吐實，處境相當危險，幸虧父親李肖聃多方奔走求助，得友人大力營

救，始能出獄。

三十年代初期，柳直荀在「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」當政治部主任、「中共鄂西分部特委書記」，民國二十一年九月，在湖北洪湖，因與某幹部意見不合互相動武，不幸遭到殺害。時年三十四歲，此後，李淑一始終寡居，在長沙及安化各中學任教員，及撫養子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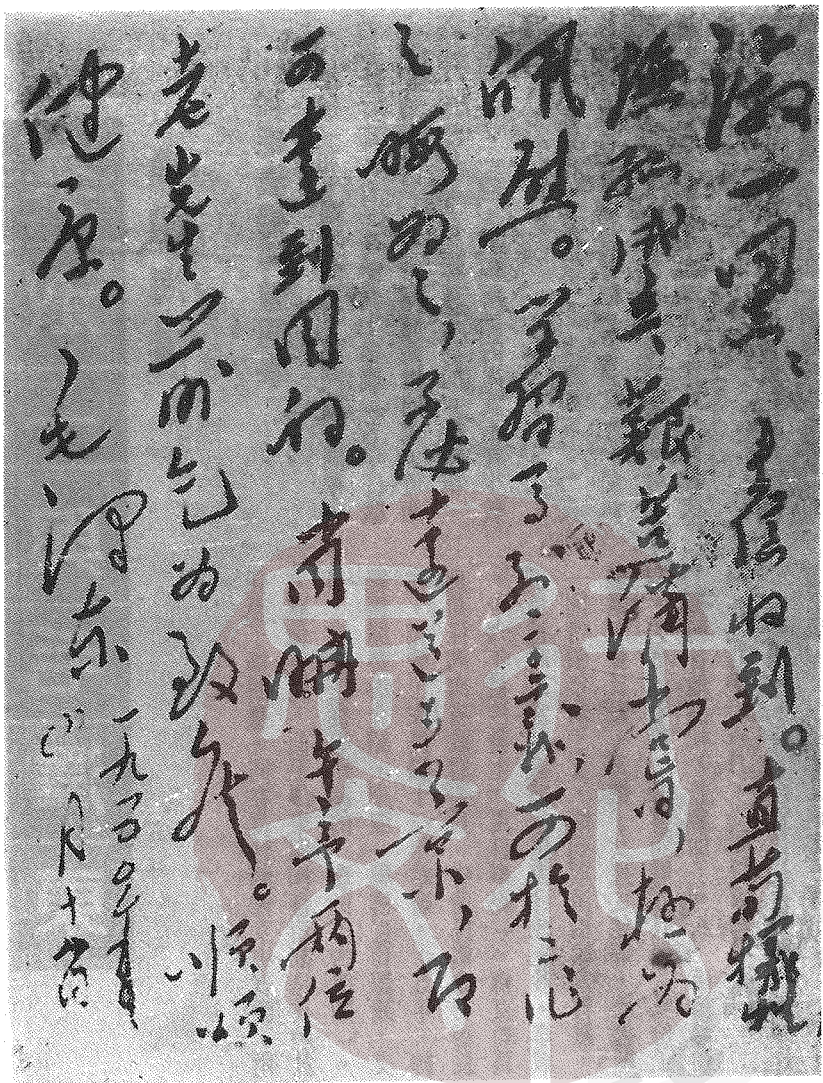
執教長沙與毛通信

民國三十八年，大陸戡亂戰事節節挫敗，湖南在程潛和陳明仁的策動下，導演了「和平解放」，向中共靠攏。當年十月中共建立政權後，李淑一回到長沙福湘女中執教，同時與毛澤東通信，字裏行間，除向毛澤東追詢夫婦被害真相外，並流露多年來對柳直荀的懷念深情。毛澤東這時在北京稱王，目空一切，但是不忘故舊，特為復信致意，原文是這樣寫的：「淑一同志：來信收到，直荀犧牲，撫孤成立，艱苦備嘗，極為佩慰。學習馬列主義，可於工作之暇為之，不必遠

道來京，即可達到的。肖聃午亭兩位老先生前，乞為致候。順頌健康。毛澤東、一九五〇、四、十八」（午亭先生，就是柳直荀的父親）

稍後，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、毛岸青兩兄弟到長沙時，曾專程到福湘女中探望李肖

聃和李淑一，並轉達毛澤東對他們父女的問候。民國四十六年一月，毛澤東發表十八首詩詞，其中比較「轟動」的，就算「沁園春·長沙」。李淑一讀後，將民國二十二年寫的一首詞「菩薩蠻」，寄給毛，表示對柳直荀的懷念。內容如下：



毛澤東寫給李淑一的親筆手蹟。

「蘭閨索寞翻身早，夜來觸動離愁了。底事太難堪，鶯依曉夢殘。征人何處覓？六載無消息。醒憶別伊時，滿衫清淚濕」。同時也附寄了一信。

蝶戀花詞傳誦一時

毛澤東收到後，函覆如下：「淑一同志：惠書收到，過於謙讓了。我們是一輩的人，不是前輩後輩的關係，你所取的态度不當，要改。已指出『巫峽』，讀者已知所指何處，似不必再出現『三峽』字面。大作讀畢，感慨系之。開慧所述那一首不好，不要再寫了吧。現有『游仙』一首為贈。這種游仙，作者自己不在內，別於古之游仙詩。但詞裏有之，如咏七夕之類：『我失驕楊君失柳，楊柳輕飄直上重霄九。問訊吳剛何所有，吳剛捧出桂花酒。寂寞嫦娥舒廣袖，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。忽報人間曾伏虎，淚飛頓作傾盆雨』。……請到板倉代我一看開慧的墓……。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難，請告。毛澤東、一九五七、五、十一。」

「游仙」首先在湖南師範學院的院刊上發表，接著是大陸各地報刊相繼轉載。民國五十二年毛的詩詞出版時，改題為「蝶戀花·答李淑一」

這首蝶戀花詞，曾傳誦一時。世事多變，歷史如時空中的長河，泄流不止。李淑一與毛澤東的交往，也就因毛的去世而劃上了休止符。